

让心灵之歌柔化悲伤

以真

我的书

1995年安妮·普鲁迁居美国西部怀俄明州后开始创作“怀俄明故事”系列,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篇是被李安导演翻拍成电影的《断背山》。她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心灵之歌和其他的故事》出版于1988年,以她的故乡康涅狄格州为蓝图,讲述了乡村原住民、外来人的人生境遇。

安妮·普鲁的语言风格辨识度很高,简洁粗犷,比喻鲜明,仿佛指尖嵌钻的人在花岗岩石上爽快刻画。在她的笔下,新英格兰地区空气明净山野茂密,湿地河岸长流不息,钓鱼猎鹿捕鸟的劳作是人生佳赏,在这个原始偏远、贫穷粗陋却保留着传统与神秘魅力的乡间,地理属性是一个人、一个相近社群天生性情的源头。

《鹿角山上》是关于霍克希尔和斯通这对“冤家”的故事,人到暮年的霍克希尔满足于个人天地,如果说他生活的镇子与外面多姿多彩的世界完全脱节,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他没有亲人朋友,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霍克希尔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人生的小船将在余下平静的航行中随波逐流,他拥

有狩猎的“秘密基地”,在一年四季中能化身为心中最幸福的模样——“每年五月底,顺着狭长的河道,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追寻鲈鱼的踪迹,用娴熟的技巧在桤木林中挥舞钓竿……十月来临,迷雾笼罩在潮湿的秋麒麟草地,他会奋力穿行其中,警惕地狩猎松鸡。到了万籁俱寂的十一月,摇身一变成鹿角山肩的猎鹿人:他会背靠一棵山毛榉树,静待地猎物出现。”不过,斯通这个与他竞争的同龄人是安逸中的羁绊,斯通是猎鹿好手,他们免不了暗自较量。在旅游业的刺激下,斯通从死气沉沉的生活中振作起来,废弃的杂物旧货如今奇货可居,观光客们从斯通手上买走磨旧的马蹄铁、散架的鸟类标本和老照片,霍克希尔则乘机从旧书仓里淘来心爱之书,为了掩饰心中喜悦,他和斯通假意闲聊却泄露了本是独享的私人领地,虽然买这些书占了很大的便宜,但霍克希尔还是很气愤让斯通和地产商猎走了县上有史以来最大的鹿。

在霍克希尔的怒吼背后,其实有着对斯通无可表露的同情和悲悯,斯通曾经生活在一个美

满的家庭里,但在他15岁时父母死于一口放置过毒药的锅,留下斯通独自生活。在霍克希尔偷走的家庭相册里,存放着斯通家无数张记录着快乐生活的合照,而后面的照片中,斯通被无数支箭刺穿,斯通一次次地杀死照片中的自己。

自称“缺乏想象力”的安妮·普鲁其实拥有丰富的心灵感受力,《心灵之歌和其他的故事》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很有影像感,自然与行动的画面连帧而动,叙事线条简洁却丰富多层,在细节中揭开人物放不下的执念悲伤,生活粗中有细,情感伴随主人公在旷野里生长,在密林里生长,在湿地河流中潜游。这些短篇小说与安妮·普鲁后期作品中关切“社会阶层的逐渐融解和社会的重组”有所不同,更侧重关注人在自然生态中的感受,人在情境中、在传统与现代冲击下个人生活的选择和态度。大自然无疑拓宽了人的视野和生命感性,影响人们的精神追求,安妮·普鲁写下她的想象和经验,也记录了曾经生活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无数个被岁月遗忘的个人经验和万千思绪。

无欲无求的麻木者

——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印象

傅淑青

《活着》是上世纪90年代余华创作的极具影响力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评论界公认的该作家从先锋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力作。小说正式拉开序幕,是从十年前“我”获得一个游手好闲的职业——去乡间收集民间民谣开始,在路上,“我”意外遇见了一个牵着老黄牛、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的老农民福贵。就这样,就在那个乡村的盛夏午后,“我”和他像老朋友般攀谈起来,也因此收获了福贵的悲剧故事。

这部小说的题目虽然叫《活着》,却是部记录死亡的作品。我对其钟爱到什么程度?除了每年重温小说数遍,我还会从网上找来由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一边看,一边和小说的情节一一比较。最近一次阅读《活着》是断断续续进行的,翻开小说扉页,我记得是冰雪尚未消融的初春下午,看完最后一页却已是生机勃勃的夏日。以前我从主人公福贵身上,看到的只有最本真的求生意志和生命的顽强与力量,许是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这次深阅读,我感受到渺小的人在巨大的苦难前怀有极度的承受能力外,还为福贵的麻木感到彻骨的悲凉。

四十年的徐家还未败落,不用为生计操心的富家阔少福贵日日流连赌场,夜夜盘桓青楼,用吃喝嫖赌的方式找寻肉体的欢愉和刺激,成为了不折不扣垮掉的一

代。赌徒龙二是福贵命运的分水岭,他紧紧抓住福贵欲靠赌博光宗耀祖的心态,精心设了个赌局,一把牌把福贵从拥有万贯家财的地主少爷变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福贵的父亲因此活活被气死。按照宗教因果报应的说法,大概是福贵早年把命中注定的福全都享受尽了,所以在他后半辈子,大多都是在苦难和泪水中度过的。成为底层农民后的福贵,历经了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各个时期,他和整个家庭的命运轨迹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福贵先是被抓了兵役,回家后发现母亲患病去世。接下来是被赋予众望的儿子有庆给临盆的县长夫人献血,因医护人员疏忽抽血过量导致死亡。接着是女儿凤霞难产而死,此后妻子家珍因伤心过度走了,尔后女婿二喜因工伤去世。死亡仿佛是福贵命运的诅咒,如影随形、须臾不离地追踪着他,悲伤的福贵以为自己最后的希望、老徐家的香火外甥苦根会一直陪着他,不料一个平常午后,外甥竟因吃豆子撑死了。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白发人送黑发人,无论换作任何人,这都是难以承受的痛苦。福贵虽也痛过、哭过,可在强大而又冰冷的现实面前,他无力招架,无法思考,无能为力。对于命运无情的安排,福贵除了勉强接受和无奈忍受外别无他法,包括最后的活着也是他长期逆来顺受

的结果。

晚年的福贵为了排遣长期的孤苦寂寞,与集市上买来的老牛为伴,与之安宁祥和、自得其乐地活到现在,并活成了别人眼里两个“老不死”的。此时福贵的性情好似再也泛不起波澜的死水,即便是向“我”讲到家人的陆续离世,他也没有显现出过度的悲伤和愤怒。除了和那头叫做福贵的牛一起下地耕田,除了每天用“二喜,有庆不要偷懒;家珍,凤霞耕得好;苦根也行啊”等类似话语督促偷懒的老牛,他对生活全然失去了追求,俨然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长久以来一直用特有的精神疗法抚慰内心。

笔者并不觉得福贵的这种生存方式有多么高尚,当然也有人说从福贵的身上看到他对活着的意志,也有人说从中感受到了他无比坚韧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而我眼中的福贵,他就像精神世界完全枯竭了的行尸走肉,他甚至可以把名字都给老牛,生命该具有的价值在他身上一丁点儿都体现不出来。让我悲哀的同时,也忍不住想问,难道人真的只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吗?活着的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当然,站在另一视角,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好好活着,这是被赋予生命每个个体终其一生追求的主题,也是本书作者余华想借福贵这一人物,告诉我们他对生命本身的体悟。

私人笔记

艺术,是生活的微光是人类的天性

——评林那北中篇小说《渔家姑娘在海边》
雁城雪

陈英,一个原本艺术前途无量却被重男轻女封建思想“毁掉”的女子,在生活的重压下一直没有放弃对舞蹈的追求。比她小十六岁的弟弟陈星一直对她不容置疑地说话,而她对弟弟的话也是不加质疑地听从。在耳顺之年,因为陈星和徐右林的仕途需要,她被安排到已经退休的老领导章久淑家中当保姆。等于陈星在领导家中安置一枚重要的棋子,以便关键时刻动用。

初看,陈英是一个毫无主见的人,其实,她非常有想法,一旦认定某件事情绝不更改。她对弟弟打破脑袋找关系想提拔的事情就不肯帮忙,“陈家祖上从来没出过这么大的官,有什么必要如此焦急地再往上爬?”对此,陈英有自己的见解,“就像徐右林一样当副县长又怎样,不是有着更大的危险?她不能让陈星有危险。”

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排练已久的舞蹈在彩排时出了意外,领舞章久淑跌倒,导致左脚踝关节骨裂,得静养几个月才能上台。看似意外事件,其实作家林那北早有安排,章久淑在与陈英聊天时就说过,“现在腿脚不好了,骨质有点疏松,万一摔倒,就麻烦了。”作家草灰蛇线,伏脉千里,让后来的“意外”跌倒显得顺理成章。原本只是来帮忙拍视频的陈英临危受命,在彩排现场遭到其他舞友的质疑。此时,艺术的魅力如晨曦的光芒喷薄而出,面对王惠的再三反对,陈英脱口而出:“我能跳。”她六个平转接顺风旗、小射雁亮相瞬间震住了反对她的人。尽管如此,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弟弟陈星坚决不让她上场,理由是不能出这个风头,会得罪章久淑等人。陈英再次显示了自己的主见,她决定上场,去展示艺术和生命的光。其实,仅仅陈

英同意上场演出是无效的,还需要章久淑点头。这时,艺术再次展现了它的光芒,那是心灵的光,是胆略和勇气。章久淑格局很大,她在电话里“争辩”,最终一一说服众人,将陈英推向舞台。章久淑的格局,在前面也埋下了伏笔,面对徐右林的行贿,章久淑大声喊陈英追下楼去,将黄金还给徐右林,又在电话里对将徐右林介绍给自己的表弟生气:“这种事情你别管了。他说自己没问题,你信吗?居然拿黄金来送我,不打自招嘛,也不看看我是谁。之前几十年我管住了自己,如果也像他一样乱七八糟,今天能活得这么轻松吗?能有闲情唱唱歌、跳跳舞吗?”一个身居高位却清廉如荷的形象瞬间跃然纸上。

如果小说到此结束,陈英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圆润度终究有所欠缺。得知徐右林被带走,陈英是欣喜的,“恶要是没有恶报,这世道怎么可能变好呢?”此时的陈英,从不肯给弟弟陈星帮忙,到了新的想法,“明天,她要找章久淑说一说陈星的事情。她的弟弟陈星至少到现在为止都不贪、不抢、不嫖、不赌,她为他付出这一切都是值得。”一个几十年对弟弟言听计从的人,如果彻底不管弟弟的事情,这性格转变的幅度过大,真实性难免让人质疑。此时,故事圆满了,人物的性格也圆润了,艺术从世俗中来,又回到世俗中去了。

贾蔼力说:“艺术是心灵的光,照亮思想的尘埃。”我想,艺术还是生活的微光,是人类的天性。每一个真正深爱艺术的人,都会走入自我的认知。“那美好的瞬间,是压倒性的征服,猛然将我们卷入到一个壮阔的宇宙。”

(《渔家姑娘在海边》林那北/著,原载《十月》2023年第六期,《中篇小说选刊》2024年第一期选载。)

主编 罗慧怡 美编 陈清峰
组版 邓湘玉 校对 韩 晴